

漂浮的能指

——拉康与当代法国哲学

黄作——著

Le signifiant flottant

LACAN ET LA
PHILOSOPHIE
CONTEMPORAINE
FRANÇAISE



人民出版社

黄作
——
著

漂浮的能指

——
拉康与当代法国哲学

Le signifiant flottant

L A C A N E T L A
P H I L O S O P H I E
C O N T E M P O R A I N E
F R A N Ç A I S E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周方亚

版式设计：杜维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浮的能指：拉康与当代法国哲学 / 黄作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01-019286-4

I. ①漂… II. ①黄… III. ①拉康（Lacan, Jacques 1901-1981）- 哲学思想 - 思想评论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0461 号

漂浮的能指

PIAOFU DE NENGZHI

——拉康与当代法国哲学

黄作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33.25

字数：516 千字

ISBN 978-7-01-019286-4 定价：10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献 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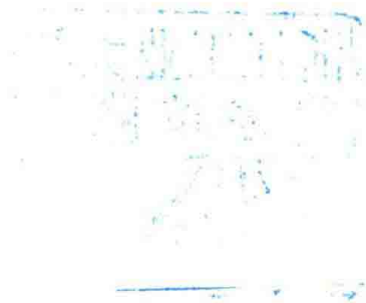
我们的导师夏基松先生

我的哲学启蒙老师吴根福博士

我们的老朋友Michel Guibal先生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09CZX028“拉康与当代法国哲学”）

本书得到华南师范大学建设高水平大学经费资助（华南师范大学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编 理论的渊源

第一章 当拉康遭遇理智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 /31

第一节 相识 /31

第二节 精神分析学的情缘 /57

第二章 le symbolique 与 le symbolisme /91

第一节 列维-斯特劳斯：漂浮的能指与象征系统 /91

第二节 拉康：口令、父亲的姓名与象征界 /125

第三章 从所指 / 能指到能指 / 所指 /169

第一节 索绪尔引入 signifié/signifiant 对子 /169

第二节 $\frac{S}{s}$: 列维-斯特劳斯的洞见和拉康的创新 /181

第二编 冒险的时代

第四章 能指与说话主体 /246

第一节 能指游戏创造说话主体 /246

第二节 无意识主体与主体离心化 /265

第三节 作者问题 /299

第五章 言语的普在性与无意识 /320

第一节 语言与言语 /320

第二节 任意性与结构必然性之间的张力 /334

第三节 言语的观念论幽灵 /358

第四节 逻各斯的权能与无意识 /376

第六章 能指函数与书写 /415

第一节 符号的符号 /415

第二节 图形谜语的启示 /434

第三节 “甚至总是语音的”：德里达的误读 /443

第四节 语音与书写：源初性问题还是结构问题？ /459

参考文献 /497

后 记 /522

导 言

现今还健在的当代资深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乌 (Alain Badiou, 1937—) 2004 年 6 月 1 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家图书馆作了一场名为《当代法国哲学全景》(«Panorama de 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的报告^①, 从起源问题、各种主要哲学运作问题、哲学与文学关系问题以及哲学与精神分析学关系问题等四个角度全面深入探讨了当代法国哲学 [他把它限定在从 1943 年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的奠基之作《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 到 20 世纪末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1925—1995) 的最后著作《什么是哲学?》(*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的这一期间]。其中谈到起源问题时, 巴迪乌认为法国哲学在 20 世纪初出现了一种根本的分裂, 出现了两种真正不同的思潮: 一边的源头在柏格森 (Henri Bergson, 1859—1941), 后者 1911 年在牛津作了两场著名的报告, 后收入他的论文集《思想与运动》(*La pensée et le mouve-*

^① Alain Badiou, «Panorama de 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Conférence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Buenos Aires -1 juin 2004. 以下相关直引文本皆出自这一报告。

ment)；另一边的源头在布伦茨威格 (Léon Brunschvicg, 1869—1944)，后者在 1912 年出版了《数学哲学各阶段》(*Les étapes de la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柏格森开创了一种生命内在性哲学，一种关于生命与生成的哲学，探讨存在与变化的同一性主题，历经整个世纪直到德勒兹；而在布伦茨威格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基于数学的一种概念哲学，探讨哲学形式主义的可能性，一种关于思想和象征系统的哲学，贯穿整个世纪，后继者包括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路易·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1918—1990) 和拉康 (Jacques Lacan, 1901—1981)。20 世纪初的法国哲学界出现了两股不同的思潮，这一说法差不多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与 20 世纪一起成长的哲学家们如萨特、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回忆也证实了，在他们的学生时期，教授们主要讲授康德主义和笛卡尔主义的哲学，或者说理智主义观念论，布伦茨威格是这方面当然的权威（并非只靠头戴索邦教授的官方权威），如梅洛-庞蒂后来回忆说“那个时期法国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就是列奥·布伦茨威格的哲学思想”^①，与此同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一种对抗理智主义观念论的姿态出现在当时的法国哲学界，也有一定的市场，如列维-斯特劳斯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的老师们更多地忙于沉思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与料》而非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②。从两种思潮相互对立这一现实情形出发，巴迪乌首先坦言，“因此，我们从世纪一开始就有了我称之为法国哲学的一种分裂的和辩证的形象的情况。一方面，

① Merleau-Ponty, *Parcours Deux 1951-1961*, Éditions Verdier, 2000, p.249.

②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Plon, 1955, p.58. 当然，也有学者如同时代的阿隆 (Raymond Claude Ferdinand Aron, 1905-1983) 认为，那时候实际上有布伦茨威格哲学、柏格森哲学和阿兰哲学三股势力。(Raymond Aron, *Mémoires. 50 ans de réflexion politique*, 2 volumes, Paris, Julliard, 1983, p.38.)

有一种生命哲学；另一方面，有一种概念哲学”。接着他又声称，生命和概念的这一问题将成为整个当代法国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且，“随着生命和概念的讨论，最后出现了对主体问题的讨论”，主体问题就组成了整个当代法国哲学时期的核心问题，因为，“一个人类主体，同时是一具活生生的身体和一位各种概念的创造者。主体是两种方向的部分：他就他的生命、他的主体生命、他的动物生命和他的有机体生命而被拷问；他同样就他的思想、他的创造能力、他的抽象能力而被拷问”。换言之，主体可以取代生命和概念以及它们的问题。最后，巴迪乌从笛卡尔主义的法国哲学传统（主体哲学传统）和 20 世纪下半叶当代法国哲学家的实践 [如阿尔都塞把历史界定为没有主体的过程，而把主体界定为意识形态范畴，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通过解读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把主体视为一种形而上学范畴，拉康创造了一种主体概念，更不要说主体问题在萨特和梅洛-庞蒂文本中占据着中心位置] 两方面出发，认为当代法国哲学“将渐渐地构成一个围绕着主体问题而展开的战场”，这一战斗也可以称为“围绕着主体问题的概念之战”。由此也出现了巴迪乌所谓的法国哲学之“冒险时刻”的说法。

说 20 世纪初法国哲学界出现了两股不同的思潮，是一回事，说整个当代法国哲学的演进可以还原为生命和概念问题，甚至可以还原为主体问题，又是另一回事。在 20 世纪的法国哲学舞台上，出现了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托马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生命哲学、超现实主义、先锋派、现象学、实存主义、解释学、人格主义、科学哲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众多思潮和流派，各种思潮和流派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实在难以把它们简单地归类。巴迪乌另辟蹊径，提出“围绕着主体问题而展开的战场”说法，不仅克服了生命与概念（或意识与概念，或实存与概念）之争，而且同时

把当代法国哲学置于法国哲学传统（主体哲学）的谱系之下，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根据巴迪乌的说法，当代法国哲学最初以生命和概念之间关系问题即主体问题回应了法国哲学的主体哲学传统，在随后的演进中，对于外来哲学的接受也可以视为围绕着主体问题而展开，譬如在接受德国哲学（无论是 3H 还是 3M）的过程中，当代法国哲学家在德国哲学中寻找的究竟是什么呢？肯定不是现象学、实存主义、解释学这些思潮的思想内容本身，而是它们处理实存与概念关系的新方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都可以视为寻找实存与概念新关系的尝试。这些寻求改变实存与概念关系的尝试在法国有其土壤，“就像世纪初法国哲学的问题是生命和概念一样，这一对于思想的实存主义的改变，与处于其生命土壤之中的思想的这一关系，强烈地使法国哲学产生了兴趣”。换言之，实存与概念的关系问题只是生命和概念的关系问题的翻版，甚至当代法国哲学尝试新关系的任何表述都不过是对主体问题的回应。由此也不难看到，巴迪乌在此所展开的理论阐述的最大亮点在于，坚持立足于法国哲学传统即主体哲学传统。当然，坚持立足传统并不是死死地抱着传统不放，而是通过不断地创新关系来回应主体问题这一法国哲学传统，坚持法国哲学的创造性或者冒险性，是巴迪乌上述理论阐述的另一大亮点。由此出发，巴迪乌不仅在“法国把德国哲学占为己有”、“使科学摆脱认识论哲学”、“哲学深度介入政治问题”和“现代化哲学”这四种当代法国哲学演进过程中发生的哲学运作中看到了哲学的创新性（追求新关系的必需性），而且更是在哲学与文学（哲学家与文学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哲学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关系上大谈哲学的创造性与冒险性。

结合我们在本书的研究，巴迪乌这一独特的理论阐述还有一大重要的价值，那就是：为如何评价拉康在当代法国哲学（或思想）演进中的地位问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模型。我们知道，拉康明确的反哲学立场

(不仅反主体形而上学,而且根本上反哲学之所以为哲学的 *sophia* 本身)以及精神分析学特殊的学科背景,使得研究者在拉康与当代法国哲学或思想的关系问题上,尤其是拉康在当代法国哲学或思想演进中的地位问题上,往往不知所措,归根到底表现为不知道如何在其中正确安置拉康。不少阐述 20 世纪当代法国哲学思潮的综述类书籍不是把拉康省略了,就是把拉康简略了。巴迪乌以主体问题为研究的核心问题,不仅击中了拉康的理论靶心,而且使得拉康在当代法国哲学演进中的重要地位一下子凸显了出来,“拉康创造了一种新的主体观”,这是巴迪乌对拉康的最高评价。巴迪乌用于描绘当代法国哲学全景的理论,成就了拉康在其中的无上地位,这到底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还是巴迪乌出自某种学术现实的考量呢?还有,兴趣主要集中在政治与现实问题的巴迪乌,怎么最终会看上几乎不谈政治的拉康呢?个中缘由错综复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拉康逝世十年后,其影响力陡增。

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扛鼎之作、两卷本《结构主义的历史》的作者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1950—)在第二卷《天鹅的歌声,从 1967 年到我们现在》(1992)中曾断言,拉康的离去,不仅在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团体内部造成了“分裂”,而且,“在这一最具活力的精神分析团体的这些破裂背后,正是 60 年代处于人文学科研究中心位置、而现在却从知识领域中退潮的精神分析学话语”^①,现在看来还是低估了经过拉康复兴后的精神分析话语对于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持续影响。而一向敏感的德里达则早早地就觉察到了这一新的学术动向,其大本营国际哲学学院(le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于 1990 年 5 月

① François Dosse, *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 Tome 2 : Le chant du cygne, 1967 à nos jours*,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2, pp.449-450. 中译文参见[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 20 世纪思想主流》下卷,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09 页,译文有改动,以下不再一一标出。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巴黎总部组织了一场名为“拉康与各位哲学家”（*Lacan avec les philosophes*）的国际研讨会，揭开了积极评价拉康在当代法国哲学演进中地位问题的运动序幕。当时著名的 21 位哲学家和思想理论家参与了此会，大会取得了“巨大成功”^①。德里达压轴出席，作了个名为《为了拉康的爱 / 为了爱拉康》（« Pour l'amour de Lacan »）的半即兴发言；巴迪乌也参加了会议，作了一个名为《拉康和柏拉图：拉康图式是一种相吗？》（« Lacan et Platon : Le mathème est-il une idée ? »）的报告。但大会的成功掩盖不了会前与会后双方之间明确的分歧和争论。巴迪乌在会前（1989 年 12 月 2 日）写信给其中一位参会者勒内·马若尔（René Major, 1932— ），要求对方更改参会论文题目《自拉康以来：是否存在着一种德里达式的精神分析学呢？》（« Depuis Lacan : y a-t-il une psychanalyse derridienne ? »），因为单提德里达的名字说明了某种问题，似乎德里达是拉康思想的唯一继承者；鉴于其他几位持相似观点的参会者威胁要退会，勒内·马若尔最终在国际哲学学院当年度主持人菲利普·拉库-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 1940—2007）调解下同意放弃标题的后半部分即“是否存在着一种德里达式的精神分析学？”会后巴迪乌又对于德里达和勒内·马若尔在会议期间多次影射这场纷争感到不满，扬言要撤下自己的文章，后来通过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调解再次达成妥协，即，巴迪乌同意会后在论文集中发表其文章，但上述纷争所涉书信和文件必须作为附录同时发表。^②

从这场不大不小的论战可以看出，德里达想占据拉康死后留下的那个空间，巴迪乌似乎也不例外。在学术上有点大器晚成的巴迪乌当时不

① 参见〔法〕伯努瓦·皮特斯：《德里达传》，魏柯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71 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 370—372 页。

仅表现出敢于挑战德里达权威的好战之态，而且显然也存有觊觎江湖派（相对于索邦的学院派）盟主宝座的野心。

拉康的地位和影响力何以在过世十年后陡增呢？德里达在上述发言中前所未有地评价拉康的影响力：“要是没有拉康式的引发（provocation lacanienne）……最近几十年来能够变革思想空间的一切都不会可能”；而且同时尖锐地指出，“无论涉及哲学、精神分析学还是一般的理论，当前平庸的复兴或复辟运动都试图去掩盖、否认或指责这一点”^①。德里达和拉康之间长期的分歧与论战是众所周知，他在这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虽然自嘲“在座的许多人都不会忍受”他说拉康和他“我们都非常爱慕过对方”^②这样的话，甚至自嘲总是由“我（je）”所说出来的“我们（nous）”具有“不对称性”，是“暴力的”^③等等，但还是表示很“高兴”来参加这次“对拉康表示国际性敬意”的国际会议^④，认为是到了该向拉康致敬的时候了^⑤。德里达对拉康的这种矛盾情感，被《德里达传》作者伯努瓦·皮特斯描述为“口气时而讽刺，时而敬佩”^⑥，相当到位。其实早在两年前的1988年的12月16日，在索邦的笛卡尔圆形阶梯教室内由国际哲学学院所组织的一场名为“思考当下”（« Penser à présent »）论坛上，德里达为勒内·马若尔名为《自无意识以来的理性》（« La raison depuis l'inconscient »）的报告作了个长长的导入性的发言，其中就明确谈到，自1980年代以来，在法国的哲学氛

① J. Derrida, « Pour l'amour de Lacan », repris dans *Résistances de la psychanalyse*, Galilée, 1996, p.64.

② Ibid., p.60.

③ Ibid., p.61.

④ Ibid., p.64.

⑤ 在《明天会怎样——雅克·德里达与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对话录》中，德里达再次确认了这一态度。

⑥ [法]伯努瓦·皮特斯：《德里达传》，魏柯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1页。

围中出现了一种“哲学的复兴或复辟 (restauration philosophique)”^①，这一复兴或复辟的实质被德里达归结为“复兴或复辟意识的权威，自我的权威，反思性‘我思’的权威，一种‘我思’的权威”，因为当时不少法国哲学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暴行之后，在经历了某种“惊慌失措的焦虑 (angoisse intimidée)”之后，好像已经完全忘记这些痛苦和苦难，“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于是又“能够平静地继续启蒙哲学家们的美好的旧话语”。根据弗朗索瓦·多斯在《结构主义的历史》(下)第33节中的介绍，德里达在此猛烈抨击的正是某种人文主义的复兴^②。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之下，德里达重新发现了精神分析学和拉康的价值，他大声疾呼“让我们不要忘了精神分析学”。他13年之后(2001年)与著名的拉康派精神分析学历史学家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 (Elisabeth Roudinesco, 1944—) 进行对话，回顾起当年的情形时声称，“精神分析学似乎正在走下坡路……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与拉康在思想上的结盟是正确的”^③。为什么德里达会说“结盟是正确的”呢？因为后来法国的人文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证实了德里达的判断。不过，与其说这是德里达帮助、挽救或进一步推动了法国的精神分析学——因为他认为

① 以下相关引文的法文参照勒内·马若尔的引文，René Major, «Derrida, lecteur de Freud et de Lacan», *Études françaises*, vol.38, n° 1-2, 2002, pp.165-166. 实际上，德里达的这次讲话内容并没有以法文形式出版，相反，它被翻译成英文后以《让我们不要忘了——精神分析学》("Let us not forget — Psychoanalysis") 为名发表在 *The Oxford literary review* 杂志第12卷“精神分析与文学”(1990年7月出版，也是当年度出的唯一的一期) 的第3—7页上，我们也参照了这一英译文。

② François Dosse, *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 Tome 2 : Le chant du cygne, 1967 à nos jours*, op.cit., pp.408-423. 中译文参见[法]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流》下卷，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462页。

③ 参见[法] 雅克·德里达、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明天会怎样——雅克·德里达与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对话录》第三部分第9章“赞扬精神分析”，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精神分析学似乎正在走下坡路”，“拉康的思想走向衰落”，拉康的“这些理论正在逐渐失去影响”，“我与拉康在思想上的结盟是正确的”，等等——，还不如说，这是德里达为他的以解构思想为核心的“新哲学”在寻找强有力的同盟军，这一“法国的弗洛伊德”因为与他在理论上的相近性（譬如德里达认为拉康“在解构方面比福柯更大胆”，从而“觉得自己在精神更接近拉康而不是福柯”）无疑成为了最佳人选，更重要的是，以这一“法国的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法国精神分析学当时已经成为了法国人引以为傲（看看拉康派在巴黎八大建立的世界第一个且独一无二的精神分析学系就足够了）、足以傲视世界的法兰西文化的新符号，而德里达真正看重的正是这种法兰西文化的新符号的象征价值。当然，正如精神分析学的父亲理论所昭示的那样，这一切只有在拉康逝世后才能成为可能；拉康生前坚称自己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死后被后继者们当作图腾祭起而成为了拉康主义的鼻祖，坐上镶满了法兰西文化的新符号的盟主宝座。阿兰·巴迪乌显然也是盟主宝座的觊觎者，他在上述 1990 年会议前后与德里达以及勒内·马若尔之间的冲突，“针对的是德里达在拉康继承者中的地位”^①问题，归根到底可谓谁是真正的继位者问题。当时的巴迪乌自然无法跟德里达相抗衡，但这并不妨碍他沿着德里达的路子、采取某种类似德里达式的方式来谋取法国学界江湖派盟主宝座的所为：巴迪乌并没有因此事与德里达彻底交恶，相反，他后来又与德里达走得很近^②，而他乘拉康逝世三十周年（2011）纪念之际与卢迪内斯库所展开的对话《拉康：过去、现在》，怎

① [法]伯努瓦·皮特斯：《德里达传》，魏柯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70 页。

② 同上书，第 372 页。也可参见巴迪乌与卢迪内斯库 2011 年的对话前言，他们在其中称德里达是他们“共同的朋友”。（Alain Badiou et Elis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Passé Présent, Dialogue*, Éditions du Seuil, 2011, p.8）

么看都像是上述 2001 年德里达与卢迪内斯库之间对话的翻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巴迪乌在上述《当代法国哲学全景》一文中对精神分析学所给予的前所未有的评价。他把精神分析与哲学的关系，比肩文学与哲学的关系，这是多么高的评价。文学对于生命形式的重新思考，促使法国当代哲学去尝试一种新的写作，其中不仅文学与哲学的界限被打破了，而且这一新的写作（书写）促使当代法国哲学“在哲学中去建立一种新的主体形象，开展有关主体的新的战斗”，这一主体不再是“直接来自笛卡尔的理性的意识主体”，不再是“反思主体”，而“应该是某种更为模糊（plus obscur）的东西，某种更为相连于生命、相连于身体的东西，比意识主体更为宽广的一种主体，就像一种生产或一种创造（它在其中集中最广泛的各种力量）那样的某种东西”。弗洛伊德的发现，精神分析学的到来，支持了这一新的写作（书写），促使当代法国哲学更加深入地去思考这一新的主体形象，“这就是为什么精神分析学是一个对话者（interlocuteur），因为归根到底，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也是基于主体的一种新命题”，于是，“结果是，整个当代法国哲学都介入了与精神分析学的大量的争论之中”。巴迪乌把精神分析学界定当代法国哲学的对话者，一点都不夸张，老一代的当代法国哲学家如萨特、列维-斯特劳斯、梅洛-庞蒂、阿尔都塞等人无一不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更不用说后来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德里达、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和德勒兹等人；德里达和巴迪乌等人更是自觉地维护和推动精神分析学这一“对话者”的发展，他们卢迪内斯库以及其他精神分析师的频频互动就是最好的例证。巴迪乌没有德里达以前与拉康有过论战这一负担，通过明确提出“拉康创造了一种新的主体观”而直接把拉康拱上了盟主位置，在 1994—1995 年度更是用一年时间的研讨班来专门探究拉康思想宝藏，一上来用“反哲学（l'antiphilosophie）”这一特征把拉康与他前两年研讨